

岑月龍之介集



岩の龍王草一集



芥川龍之介集

魯迅等譯

1927

開明書店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芥川龍之介集

實價大洋六角(外埠酌加郵費)

原著者 芥川龍之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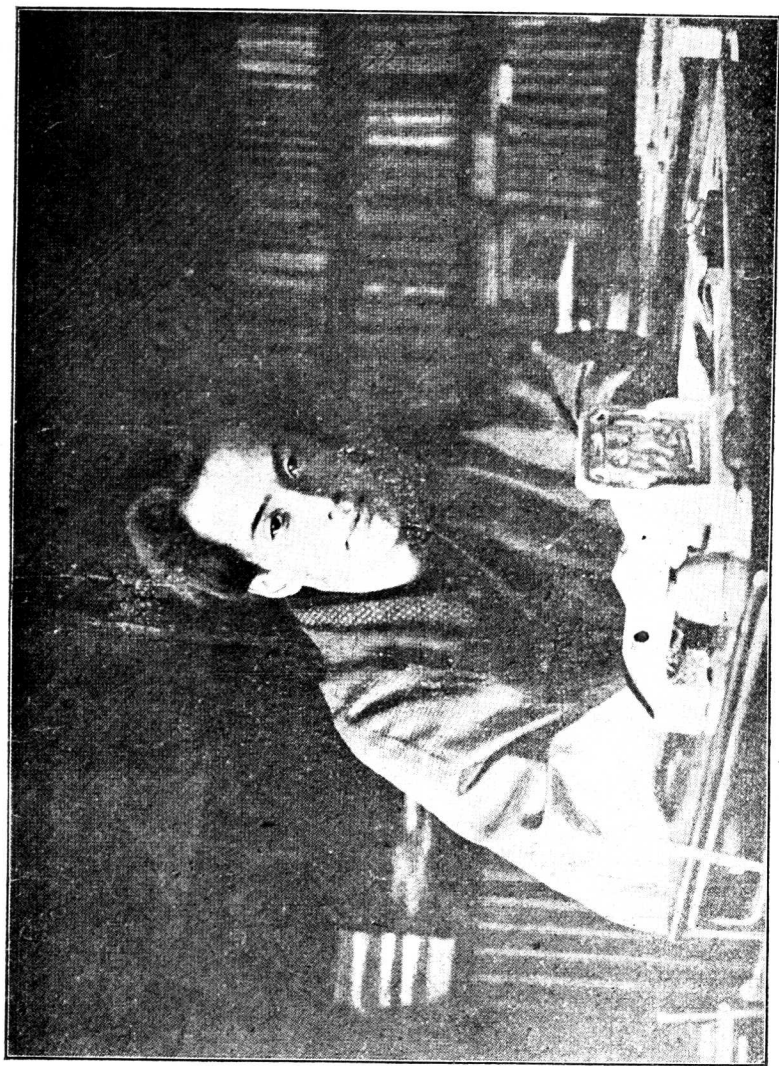
翻譯者 魯迅 方光蕪

夏可尊 章克標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發行所 開明書店

上海望平街
第一五六號



著者的中齋書

鼻

子

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，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。長有五六寸，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。形狀是從頂到底，一樣的粗細。簡捷說，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，在臉中央拖着罷了。

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，一直到陞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，心底裏始終苦著這鼻子。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，於鼻子的煩惱，不很相宜；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。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裏，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。

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。大概有二——其一，因為鼻子之長，在實際上很不便。第一是喫飯時候，獨自不能喫。倘若獨自喫時，鼻子便達到盤裏的飯上面去了。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，當喫飯時，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，掀起鼻子來。但

是這樣的喫飯法，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，都不是容易的事。有一回，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，因而手一抖，那鼻子便落到粥裏去了的故事，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。——然而這事，却還不是內供之所以鼻子爲苦的重大的理由，內供之所以爲苦者，其實却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。

池尾的百姓們，替有着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，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；因爲都以爲這樣的鼻子，是沒有女人肯嫁的。其中甚而至於還有這樣的批評，說是正因爲這樣鼻子，所以纔來做和尚。然而內供自己，却並不覺得做了和尚，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。內供的自尊心，較之爲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，微妙得多了。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，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。

第一，內供所苦心經營的，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。每當沒有人的時候，對了鏡，用各種的角度照着臉，熱心的揣摩。不知怎麼一來，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，是沒有把握的了，於是常常用手托了頰，或者用指押了頤，堅忍不拔的看鏡。但看見

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，是從來沒有的。內供際此，便將鏡收在箱子裏，嘆一口氣，勉強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唸觀世音經去。

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。池尾的寺，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。寺裏面，僧坊建到沒有空隙；浴室裏是寺僧每日燒着水的。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。內供便堅忍的物色着這類人們的臉。因為想發見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，來安安自己的心。所以烏的絹衣，白的單衫，都不進內供的眼裏去；而况橙黃的帽子，壞色的僧衣，更是生平見慣，雖有若無了。內供不看人，只看鼻子，——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，却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。愈是尋不出，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。內供和人說話時候，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，立刻不稱年紀的臉紅起來，便正是爲這不快所動的緣故。

到最後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裏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，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。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，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。龍樹和馬鳴，自

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。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，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，便想道，假使是鼻子，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。

內供一面既然消極的用了這樣的苦心，別一面也積極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，在這里是無須乎特地聲明的了。內供在這一方面，幾乎做盡了可能的事。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；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溺。然而無論怎麼辦，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的拖在嘴上麼？

但是有一年的秋天，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，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里，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。這醫士，是從震旦渡來的人，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。

內供仍然照例，裝着對於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樣，偏不說便來試用這方法；一面卻微微露出口風，說每喫一回飯，都要勞弟子費手，實在是於心不安的事。至於心裏，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尙來說服自己，使他試用這方法的。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。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，却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，駕反感而上之了。那弟子和

尙果然適如所期，極口的來勸該用這方法；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，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尙的熱心的勸告了。

所謂方法者，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，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，非常簡單的。

湯是寺的浴室裏每日都燒着。於是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個提桶，從浴室裏汲了連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熱水來。但若直接的浸，蒸汽吹着臉，怕要燙壞的。於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，當作桶蓋，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裏去。單是鼻子浸着熱湯，是不覺得燙的。過了片時，弟子和尙說：

『浸够了罷……』

內供苦笑了。因爲以爲單聽這話，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。鼻子被湯蒸熱了，蚤咬似的發癢。

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裏抽出鼻子來，弟子和尙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，兩脚用力的踏。內供躺着，鼻子伸在地板上，看那弟子和尙的兩脚一上一下的動。弟子常常顯出過意

不去的臉相，俯視着內供的禿頭，問道：

『痛罷？因爲醫士說要用力踏……但是，痛罷？』

內供搖頭，想表明不痛的意思。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，又不能如意的搖。這是抬了眼，看着弟子腳上的皸裂，一面生氣似的說：

『不痛……』

其實是鼻子正癢，踏了不特不痛，反而舒服的。

踏了片時之後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。簡括說，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。弟子和尙一瞥見，立時停了腳，自言自語似的說：

『說是用錘子拔了這個哩。』

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，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辦。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；但雖然知道，因爲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，也免不得不高興了。內供裝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，勉勉強強的看弟子和尙

從鼻子的毛孔裏，用鑷子鉗出脂肪來。那脂肪的形狀像是烏毛的根，拔去的有四分長短。

這一完，弟子和尙纔吐一口氣，說道：

『再浸一回，就好了。』

內供仍然皺着眉，裝着不平似的臉，依了弟子的話。

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，誠然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。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遠了。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，對着弟子拿過來的鏡子，羞澀的怯怯的望着。

那鼻子，——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，現在已經詭話似的萎縮了，只在上唇上面，沒志氣的保着一點洩喘，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，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。既這樣，再沒有人見笑，是一定的了。——鏡中的內供的臉，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臉，滿足然的映幾映眼睛。然而這一日，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。他以内供無論哮喘的時候，只要有閑空，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。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唇上邊，並沒

有伸下來的氣色。睡過一夜之後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，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，鼻子也依然是短的。內供於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，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，覺得神清氣爽了。

但是過了三日，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。這就是，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，却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，也不很說話，只是灼灼的-looking 內供的鼻子。而且不止此，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裏的中童子那些人，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，便向下忍着笑，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，又突然大笑起來。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，面對面時，雖然恭敬的聽着，但內供一向後看，便屑屑的暗笑，也不止一兩回了。

內供當初，下了一個解釋，是以爲只因自己臉改了樣。但單是這解釋，又似乎總不能十分的說明。——不消說，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，大概總在此。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，那笑樣總有些不同。倘說見慣的長鼻，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，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。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。

「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……」

內供停了陣着的經文，側着禿頭，時常輕輕的這樣說。可愛的內供當這時候，一定惘然的眺着掛在旁邊的普賢像，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，「今如零落者，却憶榮華時」，便沒精打采了。——對於這問題，給以解釋之明，在內供可惜還沒有。

——人類的心裏有着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。他人的不幸，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。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，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。誇大一點說，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。於是在不知不覺間，雖然是消極的，却對於那人抱了敵意了。——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，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，便因為在池尾的僧俗的態度上，感到了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。

於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。無論對什麼人，第二句便是叱責。到後來，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尙，也背地裏說「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。更使內供生氣的，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。有一天，狗聲沸泛的鳴，內供隨便出去看，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來

長的木板，追着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里跑。而且又並非單是追着跑，却一面嚷道『不給打鼻子，喂，不給打鼻子，』而追着跑的。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裏搶過木板來，使勁的打他的臉。這木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。

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爲多事了。

這是或一夜的事。太陽一落，大約是忽而起風了，塔上的風鐸的聲音，擾人的響。而且很冷了，在老年的內供，便是想睡，也只是睡不去。展轉的躺在床上時，突然覺得鼻子發癢了。用手去摸，彷彿有點腫，而且這地方，又彷彿發了熱似的。

『硬將他縮短了的，也許出了毛病了。』

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，按着鼻子，一面低低的這樣說。

第二日的早晨，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開眼睛看，只見寺裏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，院子裏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。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，還在朝日的微光中，九輪已經眩眼的發亮。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，深深的吸一口氣。